



增訂 汪份

四書大全

孟子集註九

四

2801
48-43



門0112
號 2801
卷18-43



說統曰。怨者戚戚然如有所
歉。慕者皇皇然如有所求。此
二字包盡一章之旨。然此處
且莫說明是怨已。故萬章誤
以為怨親。○翼註曰。說者多
云。慕而不得則怨。殊倒置。看
來不得乎親。則怨不得而求
得則慕。故先言怨。○困勉錄
曰。看來慕而不得則怨。怨而
求得則仍慕。二意本當兼用。
觀蒙引存疑。俱云二字相因。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九

萬章章句上

凡九章

通考勿軒熊氏曰。前四章言舜盡事親之道。次二章言唐虞三代禪繼之道。後三章言聖賢出處。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泣也。孟子

曰。怨慕也。號平聲。

舜往于田。耕歷山時也。仁覆敷救反。閔下。謂之旻天。號

泣于旻天。呼天而泣也。事見形旬反。虞書大禹謨篇。曰。

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怨慕。怨已之不得其親而思



可見

慕也。慶源輔氏曰：父慈子孝，理之常也。何有於怨慕？唯遭事之變，故深思其所以不得於親之故而自怨咎其在我者，有何罪戾而致然？又思慕於親無頃刻，怨必欲得親之歡心而後已。此所謂怨慕也。

新安陳氏曰：怨慕二字，真得舜之心，亦包盡一章之意。怨非怨親，怨己之不得乎親也。慕則念念不忘而思其親也。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以上言怨也。人少則慕父母以下言慕也。蒙引：新安謂父母惟順以上言怨也。人少則慕父母以下言慕也。然謂人少則慕父母一條，是言慕而無怨意固是，但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以上，如何只說是怨而無慕？蓋怨只是怨己之不得其親，則自不容不慕親矣。若五十而慕，則不必言此時猶有怨在也。存疑。怨慕兩字相因，以已有罪不能得乎親自怨，則一心思慕乎親，思慕乎親者必欲得之也。方未得乎親之時，則怨慕兩字俱當用。及既得乎親之時，只當用慕字。故孟子之告萬章始則曰：怨慕終只曰慕。

四書脈曰：父母愛之四句，重不怨句。○翼註曰：長息則吾不知也，亦是疑其怨親。○吳因之曰：是非爾所知，專重聖心深遠，人莫能測，識不重長息，非知聖人意。○摘訓曰：供為子職，緊跟著竭力耕田說。言子職多端，耕田乃子職中之一事耳。我之供為子職也，何嘗他有所能哉？不過竭力於耕田一事，以供為子職而已。耕田之外，子職之未供者，何可勝計？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蓋得罪於耕田之外者甚多，無從而猜度。此所以號泣于旻天於父母也。存疑於供為子職上加亦惟二字，未是。○續困勉錄曰：按竭力二句，蒙引作恕字，看與父母二句一反一正，存疑摘訓俱

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恕我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惡去聲，夫音扶，恕苦八反，共平聲。

長息公明高弟子，公明高曾子弟子，于父母亦書辭，言呼父母而泣也。恕無愁之貌。新安陳氏曰：孟子推明公明高之意，以為孝子之心，既不得乎親，必不若是之恕然無愁也。於我何哉？自責不知已有

作不認看與下二句俱正說
孝子之心摘訓尤妥

說約曰按呂氏春秋云堯有
子十人不與其子而授舜舜
有子九人不與其子而授禹
是丹朱不在所使之中也然
不足辨二女事之則尸子云
妻以娥媵以皇又曰語意亦
重事之蓋張其說以起如窮
人無歸耳若曰觀之便無氣
力趙岐注只云堯使九男事

何罪耳非怨父母也楊氏曰非孟子深知舜之心不
能為此言蓋舜惟恐不順於父母未嘗自以為孝也
若自以為孝則非孝矣

存疑孟子曰怨慕萬章不
謂是怨親故有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之
問及孟子言孝子之心云云於我何哉則見其為怨
已之不得其親而思
慕而非怨其親矣

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

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為不

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為去聲

帝堯也史記云二女妻之以觀其內九男事之以

舜以為師以二女妻舜○劉
上玉曰事舜畎畝之中非事
於歷山耕田處也舜自微庸
已在位為其自畎畝來故云
如舜發於畎畝之中意○說
統曰如窮人無所歸六字最
形容得舜迫切之至情畎畝
之中四字亦不閉耕稼之夫
被非常之寵正見得人情所
易動處○陳國璣曰四岳薦
舜稷已蒸義然此自四岳之
心視之耳舜之心不爾也舜
視頑嚚有一分之未格便不
可以為人不可以為子故有
如窮人無所歸○困勉錄曰
蒙引因尚書蒸義之言而
疑舜未必有如窮人無所歸
之事觀陳國璣一條可以無
疑矣沈無回亦如此說又曰
若不告而娶及焚廩指階之

觀其外觀其治外○史記五帝紀舜年二十以孝聞
於是堯乃以二女妻舜以觀其內使九男與處以觀
其外舜居滄汭內行彌謹堯二女不敢以貴驕事舜

親戚甚有婦道堯九男皆益篤○朱子曰二女娥皇
女英也蓋夫婦之間隱微之際正始之道所繫尤重
故觀入者於此為尤切○雙峯饒氏曰觀者衆人之
所共見以天子二女來處頑嚚傲之間看他如何處
置二女和則是處置得是九男皆帝子亦難處若處
之得其道亦自安百官只是百司如後世典籤涓人
之類通考趙氏惠曰九男獨丹朱以胤
嗣聞其餘八庶無事故不見於堯典又言一年所

居成聚廣雅云聚居也音慈喻反
漢書音義云小於鄉曰聚二年成邑三年成

都通考趙氏惠曰聚為村落周禮郊野法云九夫為
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
為是天下之士就之也胥相視也遷之移以與之也

事則仍可疑也。蓋蒸又雖未
即是底豫。然既云蒸又則亦
不當有如此奇事矣。○份按
為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
歸即應在上說天下之士
節只是反覆申明此意耳。輔
氏之說非是。

王麟州曰。說怨猶有怨親可
疑。憂則別無可談。故括憂以
替怨字。○翼註曰。人悅之好
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已見

如窮人之無所歸言其怨慕迫切之甚也。

雲峯胡氏曰如窮人

無所歸六字譬喻最形容得舜之情不得以自達身
不得以自安心不得以自釋其為怨慕迫切之甚可
知。○蒙引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
事舜於畎畝之中一也。天下之士多就之者二也。帝
將胥天下而遷之焉。三也。此三段作一類看。正下文
所謂人悅之好色富貴者所謂富貴即帝將胥天下
而遷之人悅即所謂天下之士多就者。妻帝之二女
便是二女事之。至於百官九男倉廩則又在所畧。蓋
古聖賢說話正不必拘拘於如此之湊合。然大意則
是如此。此條正承上文言舜之怨慕有如此也。下條
則又推其
心以解之。

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
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

得終身慕父母。未節不過
因此贊其為大孝耳。

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為天子而不足以解
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

解憂。好妻皆如字

孟子推舜之心如此。以解上文之意。極天下之欲不
足以解憂。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孟子真知舜之
心哉。慶源輔氏曰。上文是說舜之實事。此又孟子推
述舜之心以解上文之意。言舜之心事實有如此者耳。舉天下之所欲。不足以解憂者。所性不存焉。故也。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者。性之不可離而亦不
可以不盡也。

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

四書脈曰。大孝終身慕父母
句。且泛言勿指舜。○吳因之

曰末節贊其異於眾人如此而其始之非怨親益明矣要之孟子許多說話只發明初答怨慕二字之意又曰草芥天下章及此怨慕章全是發出大舜心事要看得細

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

者予於大舜見之矣少好皆去聲

言常人之情因物有遷釋入少惟聖人為能不失其

本心也釋終身艾美好也楚詞戰國策所謂幼艾義

與此同楚辭九歌大司命篇怨慕長劔兮擁幼艾蓀獨

篇公子魏牟過趙趙王迎之顧反至坐前有尺帛且

令工人以為冠工見客來也因避趙王曰願聞所以

為天下魏牟曰王能重王之國若此尺帛則國大治

矣趙王不悅曰寡人豈敢輕國若此魏牟曰請為王

說之王有此尺帛何不令前郎中以為冠王曰郎中

必待工而後乃使之今為天下之工或非也社稷不

為虛器先王不血食而王不以予工乃與幼艾

得失意也熱中躁急心熱也言五十者舜攝政時年

五十也五十而慕則其終身慕可知矣○此章言舜

不以為眾人之所欲為已樂而以不順乎親之心

為已憂非聖人之盡性其孰能之慶源輔氏曰心纔

而於其親有一毫之不順則於吾固有之性便有不

盡處能盡其性則能不失其本心而為人倫之至也

○西山真氏曰五十始衰聖人純孝之心則不以老

而衰惟充極其天性之至孝而無一毫之不盡所以

能如此○雙峯饒氏曰如孝便十分孝弟便十分弟

忠便十分忠皆是盡性○新安陳氏曰常人變於私

情所以汨其性聖人無私情之累所以盡其性孟子

言此是以過人欲擴天理也○存疑人少則慕父母

一條是因上文說舜不以為眾人之所欲為已樂而以

不順乎親為已憂而贊其異於眾人也○蒙引五十

而慕非怨慕也。蓋瞽瞍未底豫之前，舜之慕，乃所謂父母惡之勞而不怨也。既底豫之後，舜之慕，乃所謂父母愛之喜而不忘也。

翼註曰。娶妻章總是遭人倫之變。而不失天理之常。前二節以父母為主。後二節以敬象為主。前面不得娶者。變也。而處之以權。後面謀殺兄者。變也。而處之以誠。權與經合。誠與明合。所以為聖人。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

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

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對父母，是以

不告也。對直類反

詩齊國風南山之篇也。信誠也。誠如此詩之言也。對

讎怨也。舜父頑母嚚，常欲害舜，告則不聽其娶，是

廢人之大倫，以讎怨於父母也。東陽許氏曰：對父母，言人之常情也。為廢

大倫則雖子亦不免有讐怨父母之心。舜固非對父母者。然告則必廢大倫。故不告也。此聖人善處變事處。附蒙引以對父母本為見對於父母也。許氏誤認以為既廢大倫則雖子未免有些怨父母之心。信如其言則與所謂為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者一何悖哉。

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

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妻去聲

以女為人妻。如字曰：妻。去聲程子曰：堯妻舜而不告者，

以君治之而已。如今之官府治民之私者亦多。慶源輔氏

曰：謂以君命治之，不容瞽瞍之不聽也。官府治民之私，或有理法當然，而牽於私不肯然者，則官可以法治之，必使之然也。通考：仁山金氏曰：集註引程子曰：是補孟子未備之意。○吳氏程曰：帝亦至妻也。作一

句焉乃助
語羨字

翼註曰象憂一句寬說泛就
平日休戚相關意勿以謨
蓋為憂鬱陶為喜講完二句
方找云今者鬱陶之言是象
之喜舜而臣庶之治正舜之
喜象者耳歸重喜邊與下文
偽喜相應○困勉錄曰按南
軒以謨蓋鬱陶講憂喜者亦
非謂本文所指專在此也亦

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
拚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
朕琴朕弋朕一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
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識
舜不知象之將殺已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
亦喜反抵都禮反忸怩女六
完治也補全捐去上聲也階梯也拚蓋也按史記曰使
舜上時掌塗廩瞽瞍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

姑即此以言之耳與翼註原
不相悖

捍音汗而下去得不死後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為匿空
孔音匿空隱匿之孔穴也通考吳氏程曰捐當舜
既入深瞽瞍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旁出去即
其事也象舜異母弟也謨謀也蓋蓋井也舜所居三
年成都故謂之都君咸皆也績功也舜既入井象不
知舜已出欲以殺舜為已功也干盾樹尹反也戈戟也
周禮掌五兵五楯鄭云五楯干櫓之屬禮圖云今之
三鋒戟也內長四寸半胡長六寸以其與戈相類故
云戈也琴舜所彈五弦琴也弋丁卯反也通鑑外紀
漆赤弓尚書彤弓是也象欲以舜之牛羊倉廩與

父母而自取此物也。二嫂堯二女也。棲牀也。象欲使
爲己妻也。象往舜宮欲分取所有見舜生在牀彈琴
蓋旣出卽潛歸其宮也。鬱陶思之甚而氣不得伸也。
象言已思君之甚故來見爾。忸怩慙色也。臣庶謂其
百官也。象素憎舜不至其宮故舜見其來而喜使之
治其臣庶也。孟子言舜非不知其將殺已但見其憂
則憂見其喜則喜兄弟之情自有所不能已耳。萬章
所言其有無不可知然舜之心則孟子有以知之矣。
他亦不足辯也。程子曰象憂亦憂象喜亦喜人情天

理於是爲至。

程子曰萬章言舜完廩浚井之說恐未
必有此事論其理而已堯在上而使百
官事舜於畝畝之中豈容象得以殺兄而使二嫂治
其棲乎學孟子者以意逆志可也。○南軒張氏曰象
之憂疾舜而謀害之也舜亦憂者憂已何以使象至
此也象之喜者彼云思君而以喜來舜固不逆其詐
亦從而爲之喜也憂也亦憂喜也亦喜是其心與之
爲一親之愛之不知其他此仁人之於弟天理人情
之至也象憂而舜漠然不以爲憂象喜而舜疑之不
以爲喜則在我之誠先不篤矣豈聖人之心也哉。○
慶源輔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肆人欲以絕兄弟之
情者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順天理以見兄弟之情
者也象之人欲雖熾舜之天理常存存之象不格姦
而源源以來則舜之天理化其人欲而消之矣。○西
山真氏曰象欲殺舜其迹甚明舜豈不知然見其憂
則憂見其喜則喜畧無一毫芥蒂於其中後世骨肉
之間小有疑隙則嫌猜萬端惟恐發之不早除之不
亟至此然後知聖人之心與天同量也世儒疑堯在

困勉錄曰雙峰謂此章重在象憂亦憂二句固是然亦只就後二節言耳

孟子卷之九 萬章上
上二女嬪虞象無敢殺舜之理不知孟子但論舜之心使其有是處之不過如此豈必真有是哉○雙峯饒氏曰完廩浚井事儻無則不告而娶亦焉知其非無孟子於此不辯下章咸丘蒙之問孟子却責之蓋下章是說舜身上事舜為天子不受堯與瞽瞍之朝此決然之理此章說象與瞽瞍之事容或有之是以不辯大凡看書且看大意如前章重在為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兩句此章重在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兩句附朱子文集古史餘論瞽象殺舜蓋不可知其有無今但當知舜之負罪引慝號泣怨慕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與夫小杖則受大杖則走父母欲使之未嘗不在側欲求殺之則不可得而已爾不必深辯之警象殺舜之有無也

曰然則舜偽喜者與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

吳因之曰君子二句重可欺以其方上難罔句是帶說

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偽焉與平聲校音效又音教畜許六反

校人主池沼小吏也圉圉困而未紓舒音之貌洋洋則

稍縱矣攸然而逝者自得而遠去也方亦道也罔蒙

蔽也欺以其方謂誑古况反之以理之所有罔以非其

道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象以愛兄之道來所謂欺之

以其方也舜本不知其偽故實喜之何偽之有○此

困勉錄曰此章只照吳註為是但欲常常一段又是說仁處兩意錯綜說

四書釋地曰書孔疏云流四凶在治水前於時未作十二州則無幽州之名而云幽州者史據後定言之非也當流

孟子卷之九章又言舜遭人倫之變而不失天理之常也

新安陳氏曰不

失天理之常則終可以回入倫之變矣不格姦底豫之餘人倫豈終變也哉○東陽許氏曰魚入水有悠然而逝之理弟有思兄鬱陶之理故子產與舜皆信之舜之愛弟自天性况象又以愛兄之道來感之乎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立為天子則放之何也

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

放猶置也置之於此使不得去也萬章疑舜何不誅之孟子言舜實封之而或者誤以為放也

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

共工時此地已名幽州即今密雲縣是括地志故冀城在檀州燕樂縣界故老傳云舜流共工幽州居此城幽州其地狹及後肇有二州取顯項北至于幽陵帝堯北方曰幽都之幽以名所分冀州東北地即今順天府遼東廣寧衛以西是幽州其地廣又曰書孔疏云禹貢無崇山不知其處蓋在衡嶺之南也亦非通典澧州澧陽郡理澧陽縣本漢零陽縣地有崇山即放驩兜之所宋則在慈利縣路史以為今有驩兜墓是○四書釋地續曰三苗國名以杜元凱長於地學猶闕其所在惟張守節據吳起言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洞庭湖名在岳州巴陵縣西南一里南

封之有庠有庠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庠富貴之也身為天子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乎

鼻

流徙也共音恭工官名驩兜人名一人比毗至反周相與

為黨三苗國名負固不服殺殺其君也殛誅也鯀禹

父名方命圯部鄙反族治水無功新安倪氏曰方命圯族見書堯典篇方命

者逆上命而不行也圯敗族類言與眾不和傷人害物也皆不仁之人也幽州崇

與青草湖連。彭蠡湖名。在江
州潯陽縣東南五十二里。以
天子在北。故洞庭在西。為左
彭蠡在東。為右。今江州鄂州
岳州三苗之地也。杜氏通典
則以潭州岳州衡州皆古三
苗國地。又曰三危山見禹貢
班志。失載。司馬志未補。此大
闕。直至隋地理志。敦煌郡敦
煌縣有三危山。括地志三危
山在沙州敦煌縣東南三十
里。○四書釋地又續曰。書有
二羽山。一舜典。殛鯀于羽山。
傳云羽山東裔在海中。一禹
貢蒙羽其鰐。疏引地理志。羽
山在東海。祝其縣南。今漢祝
其故城在贛榆縣西。山即在
縣之西北。說者以為舜殛鯀
處山下有羽潭。即左氏所云
其神化為黃熊。入于羽淵者。

山三危羽山有庠皆地名也。趙氏曰。幽州北裔之地。舜分冀北為幽州崇山。南裔之山在今澧州慈利縣三危西裔之地。禹貢在雍州。或以為燉煌。未詳。羽山東裔之山在今海州朐山。或曰今道州鼻亭。即有庠之地也。未知是否。漢書

古註云。有庠在零陵。今鼻亭是也。萬章疑舜不當封象。使彼有庠之民無罪而遭象之虐。非仁人之心也。藏怒謂藏匿其怒。宿怨謂留蓄其怨。雙峯饒氏曰。仁人之於弟。雖有少閒。便釋然親之。欲其親近於我。貴之是也。愛之欲其得遂。所欲富之是也。附蒙引。殺三苗。殛鯀。與書不同。書。鯀三苗。殛此解曰。誅也。書傳曰。殛則拘囚困苦之。殺三苗于三危。究其實。當依書作。鯀三苗。鯀之于此。實置之于死地也。蓋三苗卒死于此。故孟子云。殺三苗。一致也。鯀初只是貶逐。而禁錮之。此曰

怒宿怨謂留蓄其怨。雙峯饒氏曰。仁人之於弟。雖有少閒。便釋然親之。欲其親近於我。貴之是也。愛之欲其得遂。所欲富之是也。附蒙引。殺三苗。殛鯀。與書不同。書。鯀三苗。殛此解曰。誅也。書傳曰。殛則拘囚困苦之。殺三苗于三危。究其實。當依書作。鯀三苗。鯀之于此。實置之于死地也。蓋三苗卒死于此。故孟子云。殺三苗。一致也。鯀初只是貶逐。而禁錮之。此曰

怒宿怨謂留蓄其怨。雙峯饒氏曰。仁人之於弟。雖有少閒。便釋然親之。欲其親近於我。貴之是也。愛之欲其得遂。所欲富之是也。附蒙引。殺三苗。殛鯀。與書不同。書。鯀三苗。殛此解曰。誅也。書傳曰。殛則拘囚困苦之。殺三苗于三危。究其實。當依書作。鯀三苗。鯀之于此。實置之于死地也。蓋三苗卒死于此。故孟子云。殺三苗。一致也。鯀初只是貶逐。而禁錮之。此曰

某謂此地較三凶殊近。恐非
放流之宅。安國言在海中。似
確。今登州府蓬萊縣有羽山。
北直沙門島。寰宇記在縣東
十五里。即殛鯀處。有鯀城。在
縣南六十里。以近殛鯀地。而
名。此與傳云在海中者。各齊
乘蓬萊縣九目山東北二十
里有龍山。又北即羽山。縣志
羽山在縣東南三十里。然則
禹貢之羽在徐城。舜典之羽
在青城。登州古萊夷地。三面
距海。故謂之海中。殛鯀于此。
正荒服所謂二百里流者乎。
○四書釋地續曰。有庠之在
今永州府零陵縣。已成千古
定所。而集註云。未知是否。此
最朱子妙處。蓋一以經文為
案也。經文欲常常而見之。故
源源而來。不及待一年之貢。

殛誅也。其致一也。○楚詞天問第十四條註曰。舜之
四罪。皆未嘗殺也。程子遺書云。殛死猶言貶死耳。以
此證之。則鯀之殛三苗之殺。其疑可斷矣。○堯之時
四凶之惡。未著。堯不得探其惡而誅之。舜之時。四凶
之惡已著。舜不得以堯不誅而舜亦不誅之。其或誅
或不誅。皆天理也。○四罪而天下咸服。罪活字。猶云
四誅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不可謂雖有怒而不
藏。其怒雖有怨而不宿。其怨仁人之於弟也。雖可怒
而不怒。雖可怨而不怨。直是無怨無怒也。然其謂之
不藏不宿者。亦因萬章之問。立為天子則放之。與所
謂封之者。皆是後來事。此不藏不宿二字所由來也。
○仁者固如是乎。一句帶下。不帶上。所謂在他人則
誅之。在弟則封之。
是謂如是者也。

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為於其國。天子使
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

期五年之朝期以伸吾親愛
情豈有兄居蒲坂弟居零陵
陸阻太行水絕洞庭較諸驩
兜放處尤遠千里之理且果
零陵之是國也。比歲一至則
往返幾將萬里其勞已甚數
歲而數至勢必日奔走於道
路風霜之中而不少寧息親
愛弟者固如是乎。蓋有庠之
封必近在帝都而今不可考
爾或曰然則今零陵曷為傳
有是名也。按括地志云鼻亭
神在營道縣北六十里。故老
傳言舜葬九疑象來至此後
人立祠名為鼻亭神此為得
之宋類苑云道永二州之間
有地名鼻亭窮崖絕徼非入
跡可履舜封象於有庠蓋此
地蓋者疑辭亦與集註或曰
同。說約曰萬章問在他人

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
此之謂也

孟子言象雖封為有庠之君然不得治其國天子使
吏代之治而納其所收之貢稅於象有似於放故或
者以為放也蓋象至不仁處之如此則既不失吾
親愛之心而彼亦不得虐有庠之民也源源若水之
相繼也來謂來朝音潮也下同覲也音覲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
謂不待及諸侯朝貢之期而以政事接見有庠之君
蓋古書之辭新安陳氏曰以此之謂也四而孟子引
字觀之知其為古書之辭

則誅之在弟則封之猶云在
他人之不仁則誅之在弟之
不仁則封之也意亦頗重流
毒有庠處但此節方言兄弟
至情不容不封自不暇為不
暴有庠作辨必俟下再問而
後解之然解不暴有庠處仍
是說親愛其弟處則筆底曲
折直如化工亦有不期而然
之妙矣

以證源源而來之意形旬其親愛之無已如此也

○吳氏曰言聖人不以公義廢私恩亦不以私恩害

公義舜之於象仁之至義之盡也朱子曰封之有庠

義廢私恩所以為仁之至使吏治其國納貢賦而不
得肆暴是不以私恩害公義所以為義之盡後世如
漢文之於淮南景帝之於梁王始則縱之太過不得
謂之仁後又窘治之甚不得謂之義皆兩失之○南
軒張氏曰舜之處象可謂盡矣象雖不道而吾之弟
也仁人之於弟親愛之而已矣或曰周公之於管蔡
如之何蓋管蔡挾武庚以叛憂在廟社孽在臣民周
公為國弭亂也象之欲殺舜其事在舜之身耳固不
同也舜與周公易地則皆然蓋其存心為天理人情
之至則一也通考宋氏公遷曰篇首及此章皆以順
處其變者言之不得乎親而怨慕者孝之至弟至不
仁而誠信喜之者友之至此其不失乎常者也封之

說統曰此章首節下半段辯無臣君之理重堯老一句下三節辯無臣父之理重以天下養四句上是據事而斷其誣下是原心而斷其妄蓋曰攝則堯還為天子舜只代他行事安得謂之臣君既尊之養之則瞽瞍之分尤隆於舜安得謂之臣父

有庠而富貴之常道之中雖有權而均之不失天理之常也吾友操公琬之言曰大舜之於象也誠信喜之則聖人自然之天所以盡其愛之之心也封之有庠則聖人處事之法所以全其愛之之道也舜之處象者如此而周公之處管蔡者不同其說則先儒之論備矣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

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為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為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朝音潮岌魚及反○喪如字

咸丘蒙孟子弟子也語者古語也蹙蹙不自安也岌岌不安貌也言人倫乖亂天下將危也齊東齊國之東鄙也孟子言堯但老不治事而舜攝天子之事耳堯在時舜未嘗即天子位堯何由北面而朝乎又引書及孔子之言以明之堯典虞書篇名今此文乃見形旬反於舜典蓋古書一篇或合為一耳言舜攝位二十八年而堯死也徂升也落降也人死則魂升而

魄降故古者謂死為徂落遏止也密靜也八音金石

絲竹匏蒲交反土革木新安倪氏曰金鐘也石磬也絲琴瑟也竹簫篴也匏笙竽也土

壘也革鼓也樂器之音也南軒張氏曰堯老而命舜攝天子之事是則堯猶為

君而舜則臣也堯崩舜率天下之臣民以為堯三年喪是猶以堯之事行於天下也至於堯三年之喪畢

舜避堯之子而天下獄訟謳歌歸之不容舍焉而後舜始踐天子位此堯舜相繼之際書傳所載莫詳焉

而不獨見於孟子之書也雙峯饒氏曰百姓是畿內百姓如平章百姓皆指畿內而言古者天子崩畿

內百姓為之斬衰期年之服諸侯薨國內百姓為之斬衰皆期年也周制百姓期年今也百姓為之二年

至於四海雖無服亦過密八音不作樂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

翼註曰此莫非王事下點居王土而為王臣者當均任之

何獨使我以賢才而勞苦乎方與咸丘蒙所引相應賢字帶看不甚重○徐渭川曰意非意想之意逆非億逆之逆朱子所謂將自己的意思前

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為天子矣敢

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

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

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如以

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子遺信斯言也

是周無遺民也

不臣堯不以堯為臣使北面而朝也詩小雅北山之

篇也普徧也率循也此詩今毛氏序云役使不均已

勞於王事而不得養去聲其父母焉其詩下文亦云大

人之說亦有所不取陸象山曰讀書須明物理揣事情論事勢且如讀史須看所以成敗所以是非處優游涵泳自

得方愚謂知此則知以意逆志之法。○困勉錄曰：按蘇陸之說雖佳，然却只解得意字。若逆字則必如朱子是不以先入之說為主之謂。○吳因之曰：是詩也，半節承普天率土說，孝子之至節承既為天子句說，然辨舜不臣瞽瞍著實處全在孝子節。

夫不均我從事獨賢乃作詩者自言天下皆王臣何為獨使我以賢才而勞苦乎非謂天子可臣其父也文字也辭語也逆迎也雲漢大雅篇名也子獨立之貌遺脫也言說詩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義不可以一句而害設辭之志當以已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若但以其辭而已則如雲漢所言是周之民真無遺種矣惟以意逆之則知作詩者之志在於憂旱而非真無遺民也朱子曰逆是前去追逆之意將自家意思去前面等候詩人之志來如等人來相似今日等不來明日又等須等得來方得今人却是硬捉他來便不是

續困勉錄曰：孝子之至節口氣與論語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一樣自樊遲成丘蒙言之則知便妨仁為天子便妨孝自孔孟言之則知正所以成仁為天子正所以成其孝也

逆志所謂逆者其至否遲速不敢自必而聽於彼也大抵讀書須虛心平氣優游玩味徐觀聖賢立言本意所向如何然後隨其遠近淺深輕重緩急而為之說庶乎可以得之若便以吾先入之說橫於胷次而驅牽聖賢之言以從己意設使義理可通已涉私穿鑿而不免於郢書燕說之誦况又義理窒礙實有所不可行乎○慶源輔氏曰以文害辭是泥一字之文而害一句之辭也以辭害義是泥一句之辭而害詩人設辭之意也意是已意志是詩人之志以我之意迎取詩人之志然後可以得之附蒙引言莫非王臣便是了必先莫非王土者見居吾土者便是吾屬也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養去聲

言瞽瞍既為天子之父則當享天下之養此舜之所以為尊親養親之至也豈有使之北面而朝之理乎

詩大雅下武之篇言人能長言孝思而不忘則可以

為天下法則也慶源輔氏曰上章言讀詩之法以破咸丘蒙之惑此又言尊親養親之至

以見舜無使父朝已之理夫舜既為天子則瞽瞍實為天子之父備享四海九州之奉而舜為尊親養親之至矣故引下武詩以詠歎之以謂如舜者然後可謂能長言孝思而為天下法則者矣豈有使其父北面而朝之理乎雙峰饒氏曰尊親養親雖是二事然尊與養相須養之至乃所以尊之也附存疑上曰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則直歸在養親上下曰為天子父尊之至以天下養養之至又分開說蓋尊親養親二事相須未有尊而不養者尊而養然後為尊之至至論其實又尊是尊

熊伯甘曰制令者父而幹旋在子非父不得子而何巧語也

養是養故要其極歸重於養親亦可究其極分尊養為二亦可

書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是為父不得

而子也見音現齊側皆反

書大禹謨篇也祗敬也載事也夔夔齊栗敬謹恐懼

之貌允信也若順也言舜敬事瞽瞍往而見之蔡氏曰敬

其子之職事也敬謹如此瞽瞍亦信而順之也孟子引此而

言瞽瞍不能以不善及其子而反見化於其子則是

所謂父不得而子者而非如咸丘蒙之說也南軒張氏曰古

之君有受教於臣以成德者如太甲之於伊尹成王之於周公謂之君不得而臣亦可也蓋在子知盡事

顧涇陽小心齋劄記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此問大奇二典三謨經孔子親手刪定這件事載得明白白不如洗耳沉淵之說出自玩世之徒寓言以張其高者比這又是極好的事不如割烹瘠環之說出自阿世之徒借口以文其姦者比何須要問萬章蓋亦見得聖人當此時方做此事揖讓與征誅都是一箇道

父之道在臣知盡事君之道而已自他人與後世觀之則見其有不得而臣不得而子者焉故云爾也○
雲峰胡氏曰如咸丘蒙之說則所謂父不得而子者以位言也殊不知古語云盛德之士本自專以德言祇載見警賤夔夔齊栗此舜之盛德處警賤亦允若則反見化於其子盛德之中而不得以不善及其子也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

天下與人

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故也

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

萬章問而孟子答也

理流出非故為矯激薄其子而厚其他人博簡名紀世間乃有艷慕而依倣之如子瞻子之之流者既屬可笑况以為可得而與則亦將以為可得而取以為可得而取則亦將以為可得而奪與而取順也猶可言也奪而與偏也不可言也世間安知無借與之名文奪之實以欺天下天下且受其欺而不覺者如此亂臣賊子且接迹而起矣尤屬可懼以故特尋這話柄將來做箇疑端就中一段意思最為深至孟子答得却又大奇徑將堯舜放在一邊不說只說箇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恰打著萬章心上事於是萬章就不能一字委曲詰難一層入細一層直窮到底孟子

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諄之淳反

萬章問也諄諄詳語之貌

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行去聲下同

行之於身謂之行措諸天下謂之事言但因舜之

行事而示與之之意耳

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

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

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

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

就不能二字反覆分剖一節痛快一節直透到頭發出天地間至當不易的道理闡出古今來未經入道的議論然後知聖人心事真如青天白日非惟不以天下為重愛而戀之抑且不以天下為輕藐而擲之即好事者流何得執禪繼征誅之迹妄肆雄黃然後知天下公器幽有百神管著明有百姓管著非惟天子欲與人而不敢抑且欲與人而不能一切姦雄亦可消却許多癡夢其有功於世教大矣

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暴步卜反下同暴顯也言下能薦人於上不能令力呈反上必用之舜為天人所受是因舜之行與事而示之以與之意也慶源輔氏曰下薦人於上公心也若有必上用之心則私意矣孟子此言不特說得三聖授受明白而於人臣薦賢之道大公至正之心亦盡彼竊位蔽賢者固不足責而進一善達一能上必君之用下市已之恩者皆非也上只言天此又并民而言者天民一理天實以民為視聽也舜相堯二十八載固天也至於朝覲訟獄謳歌則人耳而亦曰天者以天統人以人證天天與人一也附蒙引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其中有行有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其中亦有行有事如使之主祭其誠敬之心屬行其所以處夫祭祀之品物度數則屬事如使之主事其所以為之主宰本根之地者屬行若夫紀綱文章謹權審量之

正天所不與之之實也○四書脈曰所謂薦暴而受語屬渺茫故復究其實入臣唯有助祭趨事而使之主祭主事儼然謂其可為神人之主而昭告於天顯示於民正是薦暴處二使之重是堯薦之堯之能也至於神享民安是舜之得天非堯之能也

類則屬事也○淺說昔者堯薦舜於天舜之行事合乎天而天受之暴舜於民舜之行事合於民而民受之

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

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治去聲附語錄問百神享之曰只陰陽和祈雨得雨之類存疑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即書類于上帝禮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之事也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實于四門四門穆穆之類是也

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堯崩三年

孟子大全卷之七萬章上

鬼神可以見天也。其曰舜相
堯云者，亦非以氣數為天
也。謂即氣數可以見天也。其
自民心言者亦然。蒙引謂非
入之所能為也。天也。此天字
以氣數言。其餘天字以理言。
似不是。又曰：此章天與之是
一頭中間以天受民受發明
天與之意。後面又以攝政之
久與朝覲訟獄之歸發明天
與之意。皆是以天人兩意對
舉。至末節引太誓作結。則
其所重在人心矣。末節要總
頂百姓安之及朝覲訟獄之
歸方是。

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
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
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
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
聲朝音潮 夫音扶
南河在冀州之南。新安倪氏曰：冀州為帝都，河在其南，故謂之南河。其南即
豫州也。訟獄謂獄不決而訟之也。蒙引承上文云：不特主祭而百神
享主事而事治為足以見其為天之所與，自其攝政
之久與其迫於朝覲訟獄謳歌之歸者觀之亦足以
見為天之所與也。故曰天也。此天字非是應上文
非入之所能為也。天也。乃是應舜有天下也。孰與之

南則豫州地。非帝畿矣。舜避
堯之子於此。得毋亦如左氏
所云越竟乃免乎禹避於陽
城。益避於箕山之陰。皆此意。

曰天與之。
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
自從也。天無形，其視聽皆從於民之視聽。民之歸舜，
如此則天與之可知矣。南軒張氏曰：聖人之動無非

之所得為哉。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天子而以
天下與人，則是私意之所為亂之道也。堯之於舜，選
於天下而薦之天耳。而舜之卒有天下者，天實為之。
堯豈能加毫末於此哉。舜之相堯，歷年如是之久，其
薦於天，暴於民者，如是其著。此乃天也。堯崩，舜率天
下而服堯之喪，堯喪既除，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
未敢以己為天子而聽天所命也。朝覲訟獄謳歌者
皆相率而歸，有不吝舍焉。夫然後歸而踐位而從容
於天人之際，蓋如此。然則舜亦豈能加毫末於此哉。
玩此章則聖人所謂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

說約曰當時以傳子為德衰傳賢為盛事子喻子之事所繇來也孟子直斷為無此理而兩處皆歸之於天至究所以天與之者則又以入歸為之本此等議論杜奸雄竊窺之心堅仁賢策厲之志皆關千古不但評說往事為有判決

者始可得而究矣○新安陳氏曰太書作泰臯陶謨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泰誓之言蓋本於此天既無民之形體故其視聽皆從於民民之所歸即天之所命也通考朱氏公遷曰此章天字以主宰言凡自天意而言者皆以主宰言孔子重言天厭之及天生德天未喪斯文孟子言天位天職天祿天未欲平治天下及引詩書所言天作孽畏天之威皆是此類此與命以福祚言者相貫蒙引此之謂也謂泰誓此言即吾所謂舜為人所歸即為天所與之意也○淺說大抵此章言天有自鬼神言者有自氣數言者有自民心言者畧有不同要亦見舜有天下非堯所與其意亦同歸也然歸重則在民心上故未引泰誓之言以結之以見得天下者民心而已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

子也只敘事而未斷制丹朱之不肖節承上斷其為天意也此則正意已畢而下四節仲尼有德無薦而不有天下伊周雖有德有薦而遇繼世之賢君亦不有天下皆是餘意末節總結上文正與天與賢四句相應○困勉錄曰蒙引云上章天字除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一天字外皆歸於天視聽自我民視聽之意此章天字却全是天意之天按此章天字只就上章自氣數言者說若上章自鬼神民心言者則此章無之矣此其微別處也蒙引謂上章除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一天字外皆歸天視自我民視之意以此為二章之別則非矣蓋如此則

子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二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二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潮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深谷中可藏處啓禹之子也楊氏曰此語孟子必有所受然不可考矣但云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可以見堯舜禹之心皆

所謂百神享之是天受之者將作何著落矣○徐自溟曰唐虞三代雖有傳賢傳子之異要之皆是傳賢也蓋傳子亦視其子之賢耳○四書脉曰首節只言民之歸賢歸子未露出天字○困勉錄曰自昔者舜薦禹於天至下節施澤於民未久皆不當露天字存疑說得最好蒙引淺說即露天字不是

無一毫私意也南軒張氏曰堯舜傳之賢禹傳之子而後世遂有至禹而德衰之論此以私意觀聖人也禹薦益於天與堯之薦舜舜之薦禹其心一也益避禹之子與舜之在南河禹之在陽城踐天子位矣禹亦豈得而不與之哉而天則與子也禹亦豈得而與之哉使天而與丹朱與舜之子則舜禹固得遂其終避之意猶益得遂其終避之志者也故曰其心一也附朱子文集古史餘論舜禹避朱均而天下歸之則蘇子慮其避之足以致天下之逆至益避啓而天下歸啓則蘇子又譏其避之為不度而無恥於是凡孟子史遷之所傳者皆以為誕妄而不之信今固未暇質其有無然蘇子之所以為說者類皆以世俗不誠之心度聖賢則不可以不之辨也聖賢之心淡然無欲豈有取天下之意哉顧辭讓之發則有根於所性而不能已者苟非所據則雖卮酒豆肉猶知避之况乎秉權據重而天下有歸已之勢則亦安能無所惕然於中而不遠引以避之哉避之而

縣南十三里括地志遂云陽城縣在箕山北十三里守節又云陽城縣在嵩山南二十三里括地志遂云嵩山一名外方山在洛州陽城縣西北二十三里足互相證明斷其非一山也鄭道元注先敘大室山次五渡水並屬嵩高縣又敘禹避商均於此及周公測日景處次箕山及上有許由冢並屬陽城縣雖同見潁水條內而山固區以別矣

彼不吾釋則不獲已而受之何病於逆避之而幸其見舍則固得吾本心之所欲而又何恥焉唯不避而彊取之乃為逆偃然當之而彼不吾歸乃可恥耳舜禹之事世固不以為疑今不復論至益之事則亦有不能無惑於其說者殊不知若太甲賢而伊尹告歸成王冠而周公還政宣王有志而共和罷此類多矣當行而行當止而止而又何恥焉蘇子蓋賢共伯而尚何疑於益哉○夏紀與賢與子之論孟子言之盡矣彼以好異期聖人者固妄而謂聖人畏天下後世喜名失實之弊而後不敢與賢以為異至累數百言以辯之者亦淺乎其知聖人矣○陳北溪文集韓子說堯舜傳賢為憂後世禹傳子為慮後世是就人事見定說固為親切孟子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是就原頭說尤為精到若韓子說則不到上面一著孟子說則可以包韓子之義其實憂後世而傳賢慮後世而傳子皆莫非天也非堯舜禹所能容一毫憂慮之私於其間也蓋使天不與賢則堯舜豈能違天獨私憂後世而必與賢哉天不與子則禹豈能

孟子卷之九 萬章上

翼註曰。啓賢少斷。能敬承繼。就是賢。只重敬上。帝王相傳。心法只是箇敬。○說統曰。通節又當以子之賢不肖。段作主。爲相久遠。只帶說。○困勉錄曰。蓋與上章又微不同。上章是論與賢。故多就賢邊說。此章是論與子。故重在子邊。○翼註曰。莫之爲二句。又推開泛說。爲是作爲。致是招致。又曰。上致字是招意。下至字

違天獨私慮後世。而必與子哉。故與賢與子者。天也。憂後世慮後世者。聖人所以奉天命。祇惕寅畏之意也。其憂乃天理之發。當然之憂。而非私慮。其慮乃天理之發。當然之慮。而非私慮。皆聖人性情之正也。韓子識未及此。乃以孟子之說爲非。則失之矣。○存疑昔者舜薦禹於天。至吾君之子也。是說禹與堯舜皆欲與賢。但堯舜與賢而民從。禹與賢而民不從。以見禹未嘗欲與子也。不言堯薦舜於天者。已見在前。爾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之相之相去聲。相去之相如字。

是來意。不招自來。如朱嘗作善而致福。未嘗作惡而致禍之類。且看堯舜豈以失教致子不肖。益豈以薄德致民離心。可見莫之致而至。四書釋地續曰。丹朱集註止云堯之子。未詳。漢律歷志引帝系曰。陶唐氏讓天下於虞。使子朱處於丹淵。爲諸侯。丹淵雖有范汪荆州記。魏王泰括地志。各言所在。恐未足據信。蓋世遠也。因思堯在位七十載。放齊曰。亂子朱啓明。夫止曰朱。未有國也。及後三載。薦舜於天。朱始出封丹。故有丹朱之號。其避堯之子。則以朱齊父喪在平陽耳。丹朱狸姓在周。爲傅氏。見國語。四書釋地又續曰。王元美歷數古今創業之君。皆不利長

堯舜之子皆不肖。而舜禹之爲相久。此堯舜之子所以不有天下。而舜禹有天下也。禹之子賢而益相不久。此啓所以有天下。而益不有天下也。然此皆非人力所爲。而自爲。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蓋以理言之。謂之天。自人言之。謂之命。其實則一而已。朱子曰。天命。命。君命。人去。做。職。事。其。俸。祿。有。厚。薄。歲。月。有。遠。近。無。非。是。命。命。有。兩。樣。得。之。不。得。曰。有。命。自。是。一。樣。天。命。之。謂。性。又。自。是。一。樣。雖。是。兩。樣。却。只。是。一。箇。命。天。之。命。人。有。命。之。以。厚。薄。脩。短。有。命。之。以。清。濁。偏。正。無。非。是。命。且。如。舜。禹。益。相。去。久。遠。是。命。之。在。外。者。其。子。之。賢。不。肖。是。命。之。在。內。者。聖。人。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便。能。贊。化。育。堯。之。子。不。肖。他。便。不。傳。與。子。而。傳。與。舜。本。是。箇。不。好。底。意。思。却。被。他。一。轉。轉。得。好。○南軒張

子自帝嚳之於摯始嗣後凡
正統間統及外裔猶然其為
嫡長子而得傳位及後人者
僅禹子啓也亦異矣

氏曰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孟子
發明天人之際深矣雖然人君為不善而天命去之
則是有所為而致也獨不可言天與命歟孟子蓋嘗
論之矣曰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
也蓋如堯舜禹益之事天理之全而命之正也若夫
為不善以及於亂亡則是自絕乎天以過其命不得
謂之得其正矣○慶源輔氏曰天則天理之本體命
則天理之命於人者○北溪陳氏曰天與命只一理
就其中則微有分別為以做事言做事是人對此而
反之非人所為便是天至以吉凶禍福地頭言有因
而致是人力對此而反之非力所致便是命天以全
體言命以其中妙用言其日以理言之謂之天是專
就天之正義言却包命在其中其日自人言之謂之
命命是天命因人形之而後見故吉凶禍福自天來
到於人然後為命乃是於天理中截斷命為一邊而
言其指歸一爾若只就天一邊說吉凶禍福未有入
受來如何見得是命通旨朱氏公遷曰此章命字與
莫非命也非正命也行法以俟命居易以俟命不知

命之命皆以氣言兼言氣之長短厚薄不齊者附存
疑丹朱之不肖一條是說民從舜禹而不從益之故
而推其出於天以明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
之意也言堯舜之子皆不肖而舜禹之為相久此民
所以不從堯舜之子而從禹舜也禹子賢而益相不
久此民所以不從益而從禹之子也皆天也非人之
所能為這天字與上文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
所能為也天也天字同○致與為亦有分別為在先
致在後為之即所以致之也如為善便致福為惡便
致禍豈不是為在致先○蒙引大註以理言之謂之
天自人言之謂之命此理字對人言非對氣數言也
其實此箇天字正以氣數言也非人之所能為者皆
是

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

仲尼不有天下

吳因之曰昔者舜薦禹於天
兩節是言禹傳子不傳賢一
出於天匹夫四節則言自古
傳子不傳賢者非獨一禹以

推明之。然曰推明只是旁意。其正答萬章問專在首二節。匹夫節略輕只引起下節意。必若桀紂句要得不輕廢意。看他語意何等鄭重據口氣只是說自古不有天下者不獨一益言外正見得自古傳字者不獨一禹蓋引商周相類事以推明之益見禹德之非衰也。其子賢為相不久上文本意只是兩件合說。然所重特在繼世一項。若繼世一賢則為相者不論久近決無得天下之理。自是萬古不易之常道。故此專以繼世推明禹益之事而不及為相云。陳伯玉曰匹夫不分有位無位俱是舜禹為相時亦匹夫也。對天子言之耳。說統曰二條須連絡說下去。匹夫而

孟子因禹益之事歷舉此下兩條以推明之言仲尼之德雖無愧於舜禹而無天子薦之者故不有天下。
附蒙引註云孟子因禹益之事歷舉此下兩條以推明之其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及周公之不有天下二段又不過申明繼世以有天下一條故只云兩條。淺說不特禹益之事為出於天也彼匹夫而有天下云云是仲尼之不有天下者天也繼世以有天下云云是伊尹周公之不有天下者亦天也。
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
繼世而有天下者其先世皆有大功德於民故必有大惡如桀紂則天乃廢之如啓及太甲成王雖不及

有天下必是有舜禹之德而又有天子薦之者若有德無薦亦不能以有天下。仲尼是也。然則益是有德而有薦者何以不有天下乎。蓋以遇繼世之君賢耳。伊尹周公特以為益之例俱不重。又曰天欲與一匹夫必廢一繼世。然繼世必桀紂天始廢之。重在苟能嗣業即不輕廢意。因先世有功德於民故報之也。
四書釋地又續曰外丙仲壬自程子謂歲為年始為異說後益聚訟要程說亦本書序書傳朱子曰二書皆後人所撰者豈可憑是也。余謂一代有一代之禮。唐虞禪夏后殷周繼此帝王殊禮也。殷道親親立弟周道尊尊立子周道

益伊尹周公之賢聖但能嗣守先業則天亦不廢之。故益伊尹周公雖有舜禹之德而亦不有天下。
附存
夫而有天下於禹益之事無所發明繼世以有天下乃有發明。
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
復歸于亳。
相王皆去聲艾音艾
此承上文言伊尹不有天下之事。趙氏曰太丁湯之太子未立而死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皆太丁弟

太子死立適孫殷道太子死立其弟此殷周殊禮也故文王當伯邑考死雖有伯邑考之子在舍之而立武王先儒以為殷禮者是孔子曰立孫自為周言之也善乎艾千子有言果商必世嫡則孟子此二語為贅辭果其為二歲四歲而不之立乃及於太甲也此特伊尹意中未形事何緣流傳至戰國時而待孟子乃言之耶湯之壽數誠不可考皇甫謐謂其壽百歲太丁既死而外丙仲壬均湯之子僅二歲四歲長幼相去如此懸絕乎且即以齒序而先外丙於仲壬乎姑存吾說以俟來學余謂程子復起亦當從此說○翼註曰自怨是追咎已往自艾是修治方來

孟子卷之六

也太甲太丁子也程子曰古人謂歲為年湯崩時外

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惟太甲差初宜反長上聲故立之

也二說未知孰是顛覆壞音怪亂也典刑常法也桐湯

墓所在艾治也說文云芟師衛反草也蓋斬絕自新之

意毫商所都也附蒙引伊尹放之於桐者蓋藉天子諒陰百官聽于冢宰之義也非顯然

放之也若顯然放之他日難於復矣雖復君臣之間亦難為顏伊尹初心豈計不及此乎當時必未忍絕

望之尙看他三年之內如何自怨自艾句絕於桐連下讀

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

此復扶又反言周公所以不有天下之意朱子曰仲尼不有天下益

四書釋地又續曰殷本紀伊尹放太甲於桐宮註似引鄭康成註書序語曰桐地名也地余以後漢志梁國虞縣有桐亭太甲所放處應即在於此虞今歸德虞城縣距湯都南亭僅七十里方可伊尹既攝國政復時時往桐訓太甲三年不然如入言湯毫為復師偃師去虞城八百餘里尹豈有縮地之術分身以應乎湯都仍屬穀熟鎮為是至湯墓劉向博極羣書者也告成帝云殷湯無葬處蓋直至哀帝建平元年大司空御史長卿家行水災因行湯冢始得之于汾陰亳縣北東郭去縣三里冢四方各十步高七尺上平處平地馬端臨曰今

伊周不有天下豈益伊周孔皆有有天下之願而以無天子薦之與天意未有所廢而不得乎直論其理如此耳○問舜禹避位之說或者疑之以為舜禹之為相攝行天子之事久矣至此而復往避之有如天下歸之而朱均不順則將從天下而廢其君之子耶抑將奉其君之子而違天下之心耶是皆事之至逆而由避有以致之也至益不度天命而受位矣避之而天下不從然後不敢為匹夫猶且恥之而謂益為之乎是其說也奈何聞之師曰聖人未嘗有取天下之心也三年喪畢去而避之禮之常事之宜耳其避去也其心惟恐天下之不吾釋也舜禹蓋迫於天命人心而不獲已者若益則求仁而得仁耳論者狃於利害權謀之習而妄意聖賢之心蓋以曹操不肯釋兵之心而為舜禹益謀宜其以為不當去位而避朱均以曹丕屢表陳遜之心而為舜禹益謀宜其幸舜禹之得之而以益之不得為可恥也附蒙引此大槩言太甲成王之能嗣先業耳施澤於民未久之意却無也

孟子卷之六 萬章上 三

河中府是故宋太祖乾德四年著諸祀典迄今不易雖有杜預湯冢在薄城中魏王泰又在偃城縣東兩說吾未敢以為據集註云云亦偶誤本孔安國書傳耳
唐士雅曰伊尹述其事而周公言其意此虛實相生法且伊尹二節本借客形主而猶益之於夏又借主形客可見文之變幻處
份按奈何下有曰字又按或問原文云舜禹益於其君之老也奉命以行其事而已未嘗攝其位也於其君之終也位冢宰總百官以行方喪之禮而已未嘗繼其統也及夫三年之喪畢則當還政嗣君而告歸之時也於是去而避之亦禮之常而事之宜耳此

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

禪音擅

禪授也

通考湯氏登曰堯舜授禪之禪本音去聲魏晉以來始有禪學借音平聲傳禪字宜如字不必點發作去聲其禪靜字却當點發作平聲則文順理順

聖人豈有私意於其間哉

蒙引其義一也亦有兩說皆天命也只以天命為義一說皆奉天命也又以奉天命為義大抵加奉字為長義者事之宜也自有事實在大註雖有皆天命之自然而其下更有聖人豈有私意於其間哉一句無私意於其間便是奉天命矣

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

孟子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知前聖之心者無如孔子繼孔子者孟子而已矣

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知前聖之心者無如孔子

南軒張氏曰一者何也亦曰奉天命而已矣

繼孔子者孟子而已矣

蒙引上章

段須全載方明白○孟子明云堯老舜攝而或問乃謂未嘗攝其事似誤想輯釋緣此刪去然刪本語意却未分明○若益則求仁而得仁下有又何恥之有哉句此乃答上文匹夫猶且恥之二句意亦不可刪
徐傲曰天無心也唯與其可以安天下者耳聖人亦無心也唯承天以與其可以安天下者耳堯舜禹總是一般心其以天下與賢與子總是一般事故孔子以一箇義字斷之○說統曰義者宜也繼合於禪可見繼之心不殊於禪之心也禹非德衰明矣○四書脈曰重繼邊○四書釋地曰耕於有莘之野集註莘國名未指其所在余

與此章言天所以不同者蓋上章言舜之得天下就人心之歸上說天命順也此章言益之所以不有天下難說以人心不歸益故天不與益是以只就禹之有賢子兼益之施澤於民未久上說便見得是天之所為而非禹之得私於其子也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羹湯有諸

要平聲下同

要求也按史記伊尹欲行道以致君而無由乃為有

莘氏之媵

以證反

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

蓋戰國時有為此說者

慶源輔氏曰戰國之時人不知有義理之學汲汲然志於功名事業以求其富貴利達雖枉已辱身有所不顧故設為此等議論上以誣聖賢下以便一己之私耳

○新安陳氏曰湯妃有莘氏女也所以有隨嫁從臣負鼎俎蓋庖人之類

謂元和郡縣志故華城在汴州陳留縣東北三十五里古華國地計其去湯都南不遠過四百里所以湯使可三往聘若大妣所產之華國則在今西安府郃陽縣南二十里道遙遠矣又曰南臺今商丘縣穀熟鎮

呂晚村曰近人竭力欲說得一介大不道反說得一介小也蓋一介之不取與即是伊尹通身本領體用全副在此不是一介取與小後來任天下之重乃大也道義只是一箇道義在一介不曾欠在天不爭多不待推廣勘驗方見其大只為後世盜賊之行皆可以為君相看得此理不同遂謂成大事者不顧小廉曲謹一班無恥無行靡所不

為皆以英雄豪傑自命不道開天闢地一箇極奇極大功名作用之聖人其本領却在二介上做起蓋一邊純是道義道義不分大小一邊純是利利則有大有小矣

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

諸人樂音

華國名

趙氏曰今同州郃陽縣

樂堯舜之道者誦其詩讀其書

而欣慕愛樂之也

新安陳氏曰詩如康衢之謠舜臯之類書如二典三謨是也必

如此解此句方實通義仁山金氏曰詩如大章咸池大韶之樂賡歌九歌之歌康衢之謠其時流傳者皆在書如二典三謨凡諸逸書皆在與凡其禮制法度之著文章之煥然者考迹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有所契於中而欣慕愛樂之也集註惟其所以樂堯舜之道者其事甚實所以異時堯舜其君民者其

事亦甚駟四匹也介與草芥之芥同言其辭受取與實也

無大無細一以道義而不苟也

龜山楊氏曰一介之與萬鍾若論利則有多寡若論義其理一也伊尹惟能一介知所取與故能祿之以天下弗顧繫馬千駟弗視自後世觀之則一介不以與人為太吝一介不以取諸人為太潔然君子之取與適於其義而已與之奢取之微雖若不足道矣然苟害於義又何多寡之間乎問道義一物非其義則非其道矣一介不妄取與則大者可知矣既曰非義又曰非道既曰一介又曰天下千駟何也朱子曰道義兼舉體用而言也一介千駟極其多少而言也蓋人之氣質不同器識有異或務大而忽小或拘小而遺大故必兼舉而極言之然後足以見其德之全耳

雙峰饒氏曰孟子說義必說道如配義與道皆是先義亘古窮今只一箇道義是隨時處事之權要兩下看既揆以義又揆以道方可處事有合一時之宜及揆以古道則有不合處道是體義是

用義以事言。道以理言。以事言則得其宜。以理言則得其正。然後為盡善。故兩言之。存疑伊尹耕於有莘之野。一條即其窮居之所守。以見其無割烹之事也。祿之以天下。四句要只是樂堯舜之道。內事道即理也。在物為理。處物為義。道是體。義是用。前篇配義與道。易大傳和順于道德而理於義。亦是如此。

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我

豈若處畎畝之中。是以樂堯舜之道哉。囂五高反。又戶驕反。

囂囂無欲自得之貌。慶源輔氏曰。伊尹以堯舜之道自樂。故常無欲而自得。涵泳其

言則舉天下之物。果何足以累其心哉。存疑自湯使人以幣聘之。至况辱已正天下。是舉伊尹從湯之始。未以闢其無割烹要湯之事也。志在天下。聖人民胞物與之本心。囂囂自得。則抱道自重。謹於出處不苟。於從入之意。蒙引囂囂然曰云云者。以觀湯意之虔否耳。若論伊尹堯舜君民之心。則自畎畝中

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

幡然變動之貌。於吾身親見之言。於我之身親見其道之行。不徒誦說向慕之而已也。朱子曰。或謂飢食渴飲。耕田鑿井。便是樂堯舜之道。此皆不實。豈若吾身親見之哉。這箇

武之道。未墜於地。此亦真箇指文武之道。而或者便說。日用間皆是文武之道。殊不知聖賢之言。自實附或問。楊氏樂堯舜之道之說。似亦過之。夫田夫野老之所日用。固莫非堯舜之道。然堯舜之所以為堯舜

份按語類云。問伊尹樂堯舜之道。集註作誦其詩。讀其書。乃是指其實事而言。曰然。或謂耕田鑿井。便是堯舜之道。此皆不實。然何以有豈若吾身親見之哉。一句。又一條云。龜山說伊尹樂堯舜之道。

誦詩讀書以樂其道。時便已炯然於懷矣。

云日用飲食出入息便是樂堯舜之道這箇似說得渾全却不思他下面說豈若吾身親見之哉這箇便是堯舜云云語意皆極分明大全用輯釋刪本可見其無識

者其盛德大業之全體非一端所能盡而伊尹之所樂亦豈其專在於此而已哉此蓋生於禪者之說傳者悅其新奇高妙而不深攷於其實遂取以為說而張大之其亦悞矣且如其言則伊尹之耕於野其於堯舜之道固已親見之久矣又何必堯舜其君堯舜其民而後為親見之耶○語錄問如何是伊尹樂堯舜之道或對以飢食渴飲鑿井耕田自有可樂曰龜山答胡文定書是如此說要之不然須是有所謂堯舜之道如書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便是堯舜相傳之道如克明峻德以親九族至協和萬邦如欽明文思溫恭允塞之類伊尹在莘郊時須曾一一學來不是每日只耕鑿飲食過了○存疑與我處畝畝之中一條是伊尹欲從湯之言天下之生此民一條是伊尹自言所以欲從湯之意思天下之民一條是即上二條之言而推其意而以自任天下之重一句總結之蓋自與我處畝畝之中至若已推而納之溝中皆是自任以天下之重也就湯而說以伐夏救民使天下之民匹夫匹婦被堯舜之澤

也。正以行其覺民之志也。使是君為堯舜之君民為堯舜之民也。凡此皆欲正天下也。枉己者未有能正入者也。若割烹要湯又甚於枉己矣。况正天下乎。決無是理也。無割烹要湯之意。至是方說出。然即上三條以天下自任處觀之。其意亦自可見矣。何也。志在堯舜君民者。決不割烹要湯。割烹要湯決不以堯舜君民為念也。○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頂上二句說使君為堯舜之君民為堯舜之民。便是吾身親見其道之行也。

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之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

此亦伊尹之言也。知謂識其事之所當然。覺謂悟其

說統曰。斯道即堯舜之道。上以君民分言。此單言覺民。蓋為君以覺之也。正使民為堯舜之民處。而使君為堯舜意。即在此覺民事業中。○困勉錄曰。耕莘樂道之時。即懷覺民之志。與夫一夫不被之恥。非自湯聘而始有也。然此處須切湯聘講方是。與耕莘樂

道之時不同。○呂晚村曰：誰字是聖賢赤心，不是妄自尊大。孟子舍我其誰，亦是實語。痛切語。又曰：聖人一片赤心，本天直下，不狗己私，亦非不狗天下。即有罪不敢赦，罪在朕躬之意。當時君臣一德，是何擔任，是何敬畏。此三句正見顧諟明命之旨。著一點矜情浩氣，便是後世英雄自負大言，便純是私意。與聖人分上無涉。其自負大言，正是割烹技倆矣。

份按今人知得此事，另是一條。其上文云：先覺後覺之覺，是自悟之覺。似大學說格物致知豁然貫通處，愚謂此三句不可刪去，亦不宜與上并爲一條。蓋程子所云知是知此事，覺是覺此理，是以事與已。朱子曰：程子云：知是知此事，覺是覺此理。如事親當孝，事兄當弟，事也。其所以當孝所以當弟，理也。今人知得此事，講解得這道理，皆是知之之事。及至自悟，則又自有箇見解處。○中央兩箇覺字，皆訓喚醒是我喚醒他。○慶源輔氏曰：知淺而覺深知，有界限。覺無偏全。程子曰：譬之人睡，他人未覺而我先覺，故搖撼其未覺者，亦使之覺。及其已覺也，元無欠少。而亦未嘗有增加適一般耳。此說說得覺字極爲全。

理爲知與覺之別。此則云知得此事，講解得這道理，皆是知之之事。乃是兼理字言。知二說不同，故不可并爲一條。○然則二說孰是。曰：朱子兼理字言，知爲長。註云：知謂識其事之所當然者，箇所當然三字，便是就理言矣。蓋知與覺二字，只在所當然所以然上分別，所以然固理也，所當然亦理也。

備。既爲先覺之民，豈可不覺其未覺者。此解非予覺之而誰也。一句蓋大學之道，既明明德，則必須新民。到此地位，自然住不得，正使不得時與位，亦須著如孔孟著書立言，以覺萬世。始得此皆是不容已者。附存疑註曰：悟其理之所以然，即上達必由心悟也。論語民不可使知之，知字又是此覺字，用各不同。○淺說性善雖無不同，而知覺則有先後。○蒙引：予將以斯道覺斯民，或兼堯舜君民說看來，亦不必如此湊合。如下文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云云，何嘗要兼說君在。

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推吐回反內。音納說音稅。

書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曰：予弗克俾厥后爲堯。

濟世澤民急在功名一邊看
來與歎歎樂道意思打成兩
截人則伊尹竟成始終參差
蒼黃反覆一流須是從樂道
中看出思之源流見伐夏救
民正是歎歎樂道中事與堯
之憂民舜之不與禹稷之饑
溺孔子之疏水顏子之簞瓢
孟子之好辨聖人揆同趨一
處卓然有會乃得又曰此際
之憂便是向來之樂因時遇
而分露其實未嘗分也思字
直向源頭討消息方見親切
讀孟子感春賦云樂吾之樂
分誠不可以終極憂子之憂
分孰知吾心之永傷歎聖人
心坎中憂樂同原直自具一
箇天地後世學者胸窩只有
一副私心以得喪為憂樂如
何見得這箇道理

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子之辜孟
子之言蓋取諸此是時夏桀無道暴虐其民故欲使
湯伐夏以救之徐氏曰伊尹樂堯舜之道堯舜揖遜
而伊尹說湯以伐夏者時之不同義則一也

吾未聞枉已而正人者也况辱已以正天下者乎聖人
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

行去聲

辱已甚於枉已正天下難於正人若伊尹以割烹要
湯辱已甚矣何以正天下乎慶源輔氏曰辱已實由於枉已不可以為未甚

而已可枉也正天下實自正人始與遜也
未有不能正人而能正天下者也遠謂隱遁

近謂仕近君也言聖人之行雖不必同然其要如歸
在潔其身而已伊尹豈肯以割烹要湯哉慶源輔氏曰或遠而

去或近而不去所遭之時不同而在潔其身則同潔身不使其身汗辱於不義也身為萬事之本使尹以割烹要湯則汗其身甚矣本既不正事無可為而謂尹為之乎存疑遠近以未仕而方仕者言去不去以既仕而去就者言或遠或去潔身固也或近或不去道有可就初非徇利而汗已也故曰歸潔其身而矣已

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

林氏曰以堯舜之道要湯者非實以是要之也道在

困勉錄曰耕莘樂道所以致
湯之聘此意在前二節內已
有然首二節各自開說至吾
聞節方發揮此意出來玩淺

云。

摘訓曰。進以禮三句。是因上文有命二字而申言之。進退與得不得。禮義與命。當各開說。亦不專指衛卿言。由孔子曰。有命觀之。可見孔子之為人。於凡進退之際。必以禮義。唯知盡其在我者而已。至於位之得與不得。則曰有命。蓋進退固決之於已。而得失則付之於命。唯知盡其在我者。而不取必於在天者也。蒙引存疑。把下句作推原說。未是。○份按集註云。在我者有禮義而已。得之不得。則有命存焉。摘訓所云。最得註意。較

三子大全 卷之九

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

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離如字 又音犍

顏雝由衛之賢大夫也史記作顏濁鄒彌子衛靈公

幸臣彌子瑕也徐氏曰禮主於辭遜故進以禮義主

於斷丁亂反制故退以義難進而易去聲退者也在我者

有禮義而已得之不得則有命存焉朱子曰三揖而進一辭而退進

以禮揖讓辭遜退以義剛決果斷○聖人以義處命本不待斷以命也所以曰有命對彌子瑕言之也○

南軒張氏曰聖人非擇禮義而為進退聖人之進退無非禮義禮義之所在固命之所在也此所謂義命

之合一者也○新安陳氏曰上言禮義下只言義者進以禮亦義所當進義可以該禮也通考朱氏公遷

蒙引之說固當勝之。

四書釋地續曰。或曰哀七年曹亦有司城安知此司城非卽陳之官各余曰。若果司城貞子本為陳官。孟子當言貞子。是時孔子當扼主陳司城貞子。與上文於衛主顏離。由同一書法矣。何必先繫其官及諡。然後歸於為陳之臣乎。正以本為宋卿。由宋而流於陳。今為陳臣。方得為孔子之居。停主人。所以書法繁重。委折而下。如是。讀者須以意會也。

曰此章命字與得之有命其如命何賜不受命之命皆以氣言專言氣之厚薄不齊者賜不受命則專自貧富而言餘三條則通自窮通得喪而言大同小異也附蒙引若主癰疽則是當退以義而不以義退是無義也命之不得而不受命焉是無命也此處只消用義字非是言義以該禮也新安陳氏二說俱牽強

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

宋是時孔子當扼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要平聲

不悅不樂音洛居其國也桓司馬宋大夫向式亮反黜也

司城貞子亦宋大夫之賢者也雙峯饒氏曰司馬司城皆宋之官他國

則無宋是王者後故做天子禮有司馬司城○新安倪氏曰宋以武公諱改司空為司城附存疑小註謂

宋王者後官制做於天子故有司馬司城竊恐未然孔子為魯司空然則魯之官制亦做天子耶

孟子大全

卷之七 萬章上

三

邵文莊實曰臣云者志其非
癱疽侍人之倫也或謂臣乃
孔子為之孔子去魯後他國
未嘗臣而獨臣陳乎哉他日
孟子論行可際可公養三仕
亦無及陳者則臣仍司城貞
子也且惟官非陳官方明以
臣為陳臣集註孔子為魯司
寇以齊聞之遂行適衛月餘
去衛適宋月餘字面凡兩見
史記總非由衛而宋時日朱
子錯引來竊以孔子世家是
太史公親見古文家語古文
家語出其家子孫之手故能
年經月緯由少而壯由壯而
老而卒歷歷如此縱小有抵
牾已經駁異而大綱具是不
應可一切抹去而以意論之
又曰列國官名變至春秋已
極亦互相襲如楚有芋尹陳

陳侯名周按史記孔子為魯司寇齊人饋女樂以間
去之孔子遂行適衛月餘去衛適宋司馬魋欲殺孔
子孔子去至陳主司城貞子新安陳氏曰以文勢觀
似是臨去宋時主於司
城貞子適陳孟子言孔子雖當阨難去聲然猶擇所主
况在齊衛無事之時豈有主癱疽侍人之事乎慶源
輔氏
曰以孔子進禮退義曰有命觀之則必無主癱疽侍
人之理以當阨主司城貞子觀之則必無主癱疽侍
人之事附存疑司城貞子註既云宋大夫下却云至
陳主於司城貞子似又以貞子為陳人何也邵二泉
簡端錄云貞子時為陳侯周臣也臣云者明其非癱
疽侍人之倫也或謂臣孔子為之考之論語孔子無
與陳侯語者他國未嘗臣而獨臣陳也哉愚按二泉
此說有理新安陳氏謂以文勢觀似是臨去宋時主

亦有芋尹宋有褚師鄭亦有
褚師衛亦有褚師何妨宋有
司城曹亦有司城但不可謂
貞子司城為陳官者以孟子
書法故也

於司城貞子適陳為陳侯臣則與史記不合蒙引謂
一說史記以司城貞子為陳人正為集註不可通而
為此說耳今當斷從二泉之說則自不
待致疑於史記而集註之說可通矣

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
癱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為孔子

近臣在朝音潮之臣遠臣遠方來仕者君子小人各從

其類故觀其所為主與其主者而其人可知呂氏
曰辭

受有義得不得有命皆理之所必然有命有義是有
可得可受之理故舜可受堯之天下無命無義是無
可得可受之理故孔子不主彌子以受衛卿二者義
命有自合之理無從而問焉有義無命雖有可受之
義而無可得之命安得而受之是謂義合於命故益
避啓而不受禹之天下有命無義雖有可得之命而

無可受之義亦安得而受之是謂命合於義故中國授室養弟子以萬鍾而孟子辭之也○南軒張氏曰此泛言觀人之法豈獨為人臣者所當知為人君者尤當明此義則遠近交見而不蔽於耳目之私矣○新安陳氏曰呂氏所謂無命無義與孟子本文是無義無命也不同進退以禮義而得之有命也於聖賢未嘗加益惟合於禮義而已命之得非所計也進退以禮義而不得亦命也於聖賢未嘗或損無慊於禮義矣不得奚傷哉安於命而已故曰得之不得曰有命若有苟得之心而欲因時君近狎之人以進則是進退不以禮義而不知有命矣故曰是無義無命也附蒙引此一章孟子亦折萬章之疑凡三節第一節即孔子之不主彌子而安於義命見其無主癰疽之理第二節即孔子之當厄難時猶擇所主而見其在齊衛無事之時決無主癰疽之理第三節承上言君子小人各從其類既是孔子必不主癰疽既主癰疽便不足為孔子所以盡上二節之意也

四書釋地曰通典慈州文城郡理吉昌縣春秋時晉之屈邑獻公子夷吾所居漢河東北屈縣左傳云晉有屈產之乘此有駿馬與劉昭注後漢志同余謂今山西吉州是樂史傳會為石樓縣明一統志本之但石樓乃漢西河土軍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為之也

食音嗣好去聲下同

百里奚虞之賢臣人言其自賣於秦養牲者之家得五羊之皮而為去聲之食牛因以干秦穆公也

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屈求勿反乘去聲

虞虢皆國名垂棘之璧垂棘之地所出之璧也屈產之乘屈地所生之良馬也乘四匹也晉欲伐虢道經

縣非北屈地也。垂棘又見成
五年杜但註云晉地又曰虞
號二國杜註虞國在河東大
陽縣余謂山西之平陸縣也
號西號國弘農陝縣東南有
號城余謂河南之陝州也各
雖二省而界相連。襄駟引賈
逵註曰虞在晉南號在虞南
一言之下形勢瞭然。爾時為
晉獻公十九年正都於絳絳
在太平縣之南絳州之北土
人至今呼故晉城遺址宛然
余嘗往觀因怪杜長於地志
之學者於莊二十六年士蔿
城絳註絳今平陽絳邑縣成
六年不如新田又註新田今
平陽絳邑縣竟為一地乎果
為一地不應將遷新田之時
名獻公所都曰故絳矣新田
括地志在絳州曲沃縣南二

於虞故以此物借道其實欲并去取虞宮之奇亦虞
之賢臣諫虞公令力呈勿許虞公不用遂為晉所滅
百里奚知其不可諫故不諫而去之秦左傳僖公二
年晉荀息請
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號公曰是吾
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乃使荀息假道於
虞虞公許之自請先伐號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
晉里克荀息帥虞師伐號滅夏陽號邑五年晉侯復
假道於虞以伐號宮之奇諫曰號虞之表也號亡虞
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習也一之為甚其可再
乎諺所謂輔車相依輔頰輔車牙車也唇亡齒寒者
其虞號之謂也弗聽宮之奇以其族行十二月晉滅
號館於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趙氏曰虞在漢河
東郡大陽縣號在漢河南郡滎陽縣附存疑百里奚
虞人也一條是先說百里奚
之出處然後即其事而斷之

里余亦往土呼王官城距故
晉城五十里曾告之黃儀子
鴻子鴻曰於書亦有徵乎余
曰明一統志平陽府古蹟載
晉城在太平縣南二十五里
晉士蔿所築獻公都焉者余
蓋不獨以目驗而知之矣

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
牛干秦穆公之為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
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
於秦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
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嚮以
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為而謂賢者為之乎相去
自好自愛其身之人也孟子言百里奚之智如此必
知食牛以干主之為汙其賢又如此必不肯自嚮以
成其君也新安陳氏曰成其君成就其君之霸業也
附蒙引自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至

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凡四段。當以首一段為主。下三段皆以推明乎此意。若曰。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曾不知以食牛于秦。穆公之為汙也。可謂智乎。然而不可諫而不諫。智也。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智也。知穆公之可與有行而相之。智也。以百里奚之智如此。必知食牛以于主為汙矣。故曰。重在首一段。○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至而謂賢者為之乎。凡兩段。則重在二段。言奚相秦能顯其君於當時。而傳於後世。則決是賢矣。既是賢者。又豈肯自鬻以成其君哉。故註云云。其賢又如此。必不肯自鬻以成其君也。○淺說大抵智以所知言。賢以所為言。百里奚智也。必知自鬻之為非。百里奚賢者也。必不肯為自鬻之事。因有以推無即此以明彼此孟子所以為知言也。此孟子所以善辯也。然此事當孟子時已無所據。孟子直以事理反覆推之。而知其必不然耳。○范氏曰。古之聖賢未遇之時。

鄙賤之事不恥為之。如百里奚為去聲人養牛。無足怪也。惟是人君不致敬盡禮。則不可得而見。豈有先自汙辱以要其君哉。莊周曰。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扶晚反牛而牛肥。使穆公忘其賤。而與之政。亦可謂知百里奚矣。莊子田子方篇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飯猶食之也。使秦穆公忘其賤而與之政也。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故足以動人。伊尹百里奚之事皆聖賢出處上聲之大節。故孟子不得不辯。尹氏曰。當時好事者之論大率類此。蓋以其不正之心度待洛反聖賢也。范氏曰。虞之將亡。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二人皆是也。宮之奇不忍虞之亡。諫而不聽。然後以其族

行君臣之義盡百里奚事虞公年七十矣而無所遇知其不可諫不諫而先去之去就之理明奇為忠臣奚為智士故曰皆是也按秦本紀晉虜虞君與百里奚奚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穆公聞其賢以五羖羊皮贖之號五羖大夫商鞅傳趙良曰五羖大夫荆之鄙人也聞穆公賢願見行而無資自鬻於秦被褐飯牛穆公舉之牛口之下加之百姓之上史記所傳自相矛盾蓋得之好事者○南軒張氏曰奚於虞在不必諫之地又知其不可諫諫必不聽故引而去之所以為智使在當諫之地而不諫是不忠之臣也可謂智乎○蔡氏曰戰國之時人不知道惟知以功利為急甚者敢誣聖賢欲借以行其私如伊尹割烹要湯孔子主癰疽侍人百里奚自鬻雖萬章之徒亦不知其為非而猶不免於疑問習俗移人之心如此孟子安得不歷數而明辯之哉通考東陽許氏曰後語六反四智二賢皆反覆明奚之事第一總言去虞入秦之智第二第三詳言去虞之智第四詳言入秦之智第五以事實言其賢為下節張本第六專以上文之

賢證自鬻言之妄前後皆是彷彿言之惟第五節為要然不智則不能明去就之幾不賢則不足以見其智之正故反覆言之讀之則見其文之妙而不知其意之精密如此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九

孟子大全卷之九萬章上

